

挡不住的洪流

DANGBUZHU DE HONGLIU

(猴场人民公社史选)





挡不住的洪流

(猴场人民公社史选)

貴州省編輯人員訓練班記錄整理

少年兒童出版社

擋不住的洪流

(猴場人民公社史選)

貴州省編輯人員訓練班記錄整理

蒲國昌等繪圖 張之凡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3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書號：文1176 (初中)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12 3/14 字數208,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R10024·2536

定價：(4) 0.70元

內 容 提 要

貴州省望謨縣猴場人民公社，是苗族、布依族、漢族雜居的邊遠山區。解放前，當地的“土皇帝”（惡霸、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剝削極為殘酷，農民的反抗也很強烈；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肅清了殘匪，解放了生產力，廣大農民遵照黨所指示的方向，由互助組、合作社，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道路。因而，英雄人物輩出，生產和生活都欣欣向榮。這部公社史選，通過當地近三十年各個歷史時期的若干生活片斷，樸實、生動地反映了這一變化的歷程。

這部公社史是由貴州省編輯人員訓練班的學員記錄、整理的，全書三十萬字，這裡選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目 录

卡塞的怒吼.....	1
小“王朝”的末日.....	44
“一窝蜂”落网.....	124
“赶山帮子”翻身.....	133
草苗爭长.....	147
激流.....	164
送儿.....	183
药师和魔公.....	189
父与子.....	201
爐火紅心.....	218
在电站工地上.....	237
食堂前面紅旗飄.....	251
韦媽媽.....	269
公社的牛.....	280
姑嫂之間.....	290
协作曲.....	298
家.....	311

卡塞的怒吼

讲述人：苗族 韦昌祿 王老二 王天成 韦老二

王国珍 王老胖 王老任 王老曼等

记录整理人：曾健刚 青树华 刘昌藩 郑正国

陈锡元 姜吉德

苗族人民聚居的四大寨，方圆有一百来里。四大寨这名字，是猛冲、猛林、晒瓦和卡塞四个寨子的总称。其中每个大寨，又是由好几个小寨子组成的，大地名下各有小地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相属不相连的小寨子，就象大母鸡所带的小鸡一样，散散落落的。

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苗族人民就按着他们住家的习惯，把住屋修在那些尖坡陡岩上，修在那太

阳一出来就照着的处所。

这故事发生在卡塞地方。

卡塞在四大寨区域的西南面，組成它的有四个小寨子：高寨、中寨、下寨和卡多。这四个寨子分布在两座大山上。前三个寨子占着一座山，那是座巍峨險恶的大山脊背；寨名就是根据地势高下来取的，三个寨子紧紧相連，寨与寨相距不过半里。但是，即使在地势最低的下寨，离坡脚也还有一千多米。站在下寨寨口放眼一看，万峰起伏，犹如波逐浪涌一般，从脚底直到天边。卡多有二十多户人家，又在另一座大山上，与中寨遥遥相望。两山之間，尽是乱石陡坡。一道小溪流过山脚，弯弯曲曲，順着山沟槽子，流入了寨子西面的三角河。两山相距不过一里，喊話都听得見，走起来却麻煩：从下寨到卡多，須得沿着一条曲折的茅坡小路，轉一个大弯，下到山脚槽子，越过小溪，再往上爬；轉弯繞拐拉长了十来里，再快也得走上个把鐘头。两座大山背后，尽是陡如刀截的断岩峭壁，山羊也不敢經過这里。卡多左边，有一条小路通布崩、九岭寨。由下寨向西走，翻过几座山，就是猛林。从猛林再往前走，就到“土皇帝”小罗山的狗場垠上了。

小罗山本名罗华祥。不管你背后如何叫他，如果当面用汉話称呼，就非叫他“么老爷”不行。要你喊他一声“么老爷”，实在是他“謙虛”。由于他划地遮天，独霸一方，外地的人，竟有把他当作“苗王”的。四大寨原是在另一个“土皇帝”大罗山的手里。一九二五年，就是当地人所說的“牛的年”，他用武力打垮了大罗

山，夺得了统治权。大罗山已经是够残暴的了，小罗山可超过他若干倍。就比起清王朝，比起贵州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小罗山都厉害得多，无怪当地人民过去有句俗话：“不怕客家官，就怕小罗山；不怕蒋介石，就怕么老爷！”短短二十多年，当地苗族人民，死在这位“王爷”手里的不计其数。单是那个“吃人的龙洞”，就吞下了两百多条性命，洞底白骨山积，洞边的黄土，已被历年血污浸成了黑色。

“龙洞”是小罗山杀人的一个特种刑场。洞在他家屋后，深不知底。他家常押有不知“犯”了他什么“法”的囚犯，只要他说声“拿去喂我的龙洞”，就会被砍死或活生生丢到那里去。这刑场有时也当作刑具使用。为了逼钱，他常把人绑起吊入洞口，越放越深，答应给钱时扯起来，不答应就一刀割断索子，真要你的命。

除了这龙洞外，所有皮鞭、枷锁、牢房等等整治老百姓的刑具，他是应有所有的。他的话就是“法律”，言无定准，今天可以说“哭”是“犯”他的“法”，明天又可以反过来说，“笑”才是犯了他的“法”。曾经有人为放一个屁，被他罚了六十块小洋〔注〕。他自派捐款，自养兵丁，如果他要出外搶劫女人或同别的“土皇帝”打仗，还要逼着所有的人都去给他卖命。他逼种鸦片；四处建仓积粮；他设起小小的兵工厂，专门造枪造弹；总之，他有一切为着巩固他这“小天下”的设施。

就靠着地势险恶和他这些统治设施，那些年代，连贵州军阀

〔注〕 小洋——一种云南造的银币，每个定值五角，又叫“云南半块”。

和国民党的所謂正規部队，也不在他小罗山的眼下，几次派兵打他，都被他撵出来了。大魔头、小魔头，同是魔头，既然吃不下，就干脆联在一起。从此，反动政府就捧他为“紳士”，把“保董”、“乡长”之类的官銜送他，还准他“世襲”。每个新上任的县老爷，总得先到四大寨拜望一下。連那些从外国来这里傳教的长胡子神父，都要先到他家吹捧吹捧，說天主最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可是，說来好笑：尽管小罗山括尽四大寨的民脂民膏，他自己却吃飯不长肉，狭长臉，尖下巴，一对小眼睛，活象个猴子；尽管他比老虎还要凶恶，他的胆子却又和老鼠差不多。他經常怕人家“暗算”，不敢輕易出門，活了几十岁，連紫云县城都没去过。他把屋子修在一座孤孤独独的山頂上，还砌起石墙圍在外面。其实这也不怪他，他深深知道，四大寨人民并不甘心任他宰割；小小卡塞寨，就能和他对抗三年，这使他和所有的殘暴統治者一样，不怕別人就怕“自家的老百姓。”

卡塞寨农民反抗小罗山的事，开始在“羊的年”，就是一九三一年。

还在“馬的年”（一九三〇年）的农历七月間，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农历七月十五，按照苗家习惯，要杀牛砍馬过“小年”，祭奠祖先。沒有牛馬的人家，也得想方設法割几斤肉。这年的七月十五到了。卡多寨上有个王老楊，杀了一条殘廢牛，在卡多寨上卖，按照一般市价，一块錢八斤。不料，小罗山这天也派人到中寨来

杀了一条牛，一块錢只卖四斤。这样，当然沒有人买他的，直到天黑还没卖完。王老楊事先并不知道小罗山要来提价卖牛肉的事。等他知道，時間已晚了，既不能停止不卖，也不能提到小罗山要的那个价錢。好在肉已不多，只好按原价卖完了事。

第二天，快吃早飯的时候，小罗山的亲信爪牙班九华領着几个兵来了。王老楊心里一跳，赶紧陪着笑上前招呼，并且叫他老婆立即打酒办菜，請他們吃飯，班九华等人毫不客气，坐下便吃。等到吃得酒醉肉饱之后，班九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站起来說道：“喂！王老楊，么老爷昨天丢了条水牛，派我們来寻查！你胆子倒大，把牛偷来杀了，还把牛皮晾在你屋后面！請你到塋上走一趟吧！”

見到他們来，王老楊就料定要出事；不过，却想不到小罗山会拿这个“罪名”来栽他。他又气又急，可却仍然不露声色地說：“好吧，老兄！常言道，‘打失一物，連累千家’。我这条牛倒本来是从火烘寨子牵回来的。既然么老爷丢了牛，疑心我，我一定去当面說明白。不过，大家都沒吃飯，多少吃点再走吧！”說后，他就进屋去添了几碗飯出来，叫大家一起吃。几个家伙正吃得起勁，王老楊假借添飯的机会，一溜就钻出后門跑了。等到班九华察覺时，追赶已来不及。

这一下，可惹火了班九华这个狗腿。他一声命令，几个匪兵四出动手，赶走了卡多寨的五十多条黄牛，搶走了衣物、火枪、噴呐等不少东西，还押走了三个人。

王老楊跑出去以後，茅草坡里睡，山洞子里藏，十三天沒敢歸屋，只靠摘點野菜野果混肚皮。這天夜里，他實在餓慌了，便悄悄跑回來。來到家門口，剛要喊門，突然一隻手從後面抓住了他。——班九華正帶着幾個匪兵埋伏在這里。王老楊的老婆聽見响動，開門一看，他丈夫已被五花大綁扎起來了。她扑上前去，被班九華劈胸一脚踢翻在地上。等她醒來，丈夫已被人拉走了。

過了幾天，渾身是血的王老楊，被吊在狗場路邊一棵大樹上，只剩下一口氣了。小羅山命令所有趕場的人都來看這“偷牛賊”。好心腸的人不忍心去看，走路都繞着那里走。

又過了兩天，小羅山把王老楊拖到龍洞口，用鋼刀剮了頭，丟進了龍洞。王老楊死也沒有承認自己是“賊”。

這事激得卡多寨人人眼紅。王老楊的老婆，守着族中一位哥子王老懷哭的死去活來。王老懷氣的臉色發青，眼睛發直，可一時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二

卡多寨上的王老懷，是個結實精壯的漢子。他背闊腰直，額寬臉大，一雙手有百十斤氣力，在哪里一站，就象一座石塔模樣。他在这寨上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和尊敬。尊敬他，並不是因為他身材魁梧，會做庄稼；而是因為他心地亮堂，又厚道又公正。在寨上，人們有什麼難事，總跑來找他。不管大事小事，姓張姓李，有錢

幫錢財，無錢幫氣力，他總當作自家的事一樣干。他沒讀過書，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句句落實。不管人們有什麼扯不清的糾紛，只要他說幾句，即使最不講理的橫人也無法再扯。“王老懷都那麼講，那還有啥？”不管嚷到哪裡都沒人再聽。他作事就象“鋼釘釘鐵板”那樣，事前並不輕舉妄動，一經認定要辦，就崩山塌石也阻止不了他，再吃多大的虧也不後悔。他雖說那時才四十出點年紀，一言一動，可比一般寨老〔注一〕還有力量。

王老楊被殺的事，幾乎叫他腦殼炸做八塊。可這有什麼辦法呢？堂弟媳守着他哭，他只好咬著牙安慰她：“等著吧，好好把娃崽拉大！總有一天，我們要替老楊報仇！”話是這麼說，他却並沒信心，他無法相信自己這一伙子人會拔掉小羅山一根毛。

他安頓了那孤兒寡婦的生活，又找寨上的老年人們來商量善後。結果還派人去向小羅山求了一趟情，承認抽幾條牛“賠他”，才要回了被班九華奪去的一大部分耕牛。至於一般零碎家什，那就只好自認倒楣了。

“羊的年”到了，這年輪著王老懷當甲長〔注二〕。這個差使可苦壞了他，一要磨腳跑路；二要經常給這家那家墊些錢繳款，弄得他生活一天天窘迫。小羅山的捐款，卻又越要越多，越來越密，說不清的名目花樣；再加上韋文科那個煞神爺的加倍勒索，逼得人們簡直緩不過氣。

〔注一〕 寨老——苗家寨子上的自然領袖，一般都是年齡較大的老人。

〔注二〕 這一带地方，甲長是個苦差，沒人愿干，便採用輪當的辦法。

韦文科是小罗山的亲信爪牙，家住在中寨地方：小罗山派他做保长，专门在这卡塞大寨派捐逼款。这个个子又高又大的家伙，满脸横肉，一身牛劲，耍起他那手双刀来，七八个人都靠不拢他。他有两个儿子，个个凶神恶煞。特别是他那个大儿子韦老宋，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韦老宋长的比他爹还高一头，无论到哪家都要弯腰勾头才进得门去，他有两件不离身的法宝，一支枪、一副纸牌，成天不是玩牌骗钱，就是拿枪做坏事。除了小罗山的势力而外，韦文科还仗着他有这样的“好儿子”，更是无恶不作。

三月里的一天，班九华又带着几个人到韦文科家来了。听了韦文科的两句悄悄话，班九华一伙子就赶到卡多寨王老怀家来。王老怀这天不在家。这群狗腿子问上一声，说他故意躲避，把他的儿子王老颀抓起就走。刚一进门，韦文科就指着王老颀的鼻子吼道：“赶快把欠款交来！”

王老颀翻着眼说：“你凶啥？二角五分钱嘛，多的我家爹都垫了。他今天不在家……”

“二角五哇？哼！”韦文科一声冷笑，接着就数落起来。“你晓不得呀，团转这样多寨子，就数你们卡多难缠！一次两次三次，总是流汤滴水，弟兄们草鞋都不知跑破了多少双！现在不管你那二角五不二角五；连弟兄们的洋烟伙食加罚款，四十元钱，马上交清！”

王老颀和他爹一个样，是个最听不得歪理的人；只有一点

不同，那就是性子躁，沒有他爹那樣穩。听得韦文科那番話，他不禁豎起眉毛來：“你說好多就是好多，怕你不要！”

韦文科气的臉紅頭脹。他跌脚大喊道：“這是么老爺的命令，你敢抗拗？給我捆吊起來。”這一說，幾個狗腿和他的大小兒子，立即搶步上前，真的把王老頌捆綁起來了。韦文科挽起袖子，順手摸了一根酒杯大的柴棍，照着王老頌劈來。克嚓嚓一陣声响，棍子一節節地斷下來，遠近橫飛。王老頌的衣服被棍子扯得稀爛；眉头上划破一條口，鮮血流过眼角、臉龐，一滴滴往下掉。可是，他咬着牙一聲不吭，也沒一滴眼淚。

“你交不交？”打了一陣之後，韦文科又這麼問一句。問不出結果，他又打。

突然，王老頌眼珠一亮：“好了，給你吧！我家四十塊錢還有，回去給我爹說，明天晚上給你送來！”

韦文科棍子一丟：“不給你點味道尝尝，你不曉得韦保長的厲害！去吧，明天不交，不怕你爺崽們会上天！”

回到家里的王老頌，看到父親還沒回家，他也等不得第二天，就在这天夜里又回到韦文科家去了。不过，他并没帶錢，却帶的是人。这夜，寨上王老祿、王老福等十几个青年，还有一些布崩、九岭寨來的亲戚朋友，一共几十个人，拿着火枪、馬刀、矛子、木棍等等武器，随着王老頌悄悄摸进中寨，把韦文科的房子圍了起来。

王老祿是个胆量十足、愛管不平事的青年。这时他把火枪

尖子一挑，迎头冲进大門里，大喊道：“韦保长，还錢来啦！那二角五分錢本是我老祿欠的！如今你要四十块，就給四十块，快来拿吧！”

屋子里靜靜的没人应声。

这时，王老頌带着几个人跟进了屋子。只見王老祿从側屋里拉出韦文科的老婆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王老頌上前問道：“你家男人呢？”“他……他……才出……不久。”“你那些儿子呢？”“和和和……和班九华上那里去了。”这婆娘吓得說話打疙瘩，渾身抖得象篩糠样。

大家又四处找寻了一遍，没有什么。王老頌摸着自己身上的伤，一时性起，乒乒乓乓，一口气将韦文科家的鍋几頂罐打个稀烂。然后，大家就带着韦文科的老婆和孩子，回到卡多寨来。

原来，这天晚上，韦文科去到后坡拉屎，剛爬上山，就見一群人圍了他家屋子。他吓得提起褲子就連夜赶到他的么老爷家报警去了。

这天，王老怀有事到一个远处的亲戚家去了。他深夜回家的时候，王老頌們也回来了，屋里屋外坐滿了寨子上的人。听了这事原委，他足足坐在凳子上默了頓把飯时候，才一拍大腿对着众人說：“好吧，我們不要象老楊那样等着进龙洞，就死也要拚个值得。”

接着，他就往下細講，說这回是把卜罗山惹翻了，就这样松松散散，馬里馬虎，可是不行。唯一的出路，只有扭成一条心和



他干。

“干!”王老祿桌子上一拳，震得灯光閃跳了几寸高。很多人同声响应。

王老怀点头說：“干，那就要有干的办法，我們大家商量一下子吧!”

商量結果，最急要的就是修理寨墙。好在夜里有点月亮，登时全寨老小都动起来了，有的砍树枝，有的割刺芭，有的抬石头；負責筑补的专门筑补，到第二天下午，四周寨墙已补好了；墙外还围上了一层厚厚的刺芭；每个寨門脚，都堆上了几大堆石头瓦块。此外就是集中分配刀枪棍棒；并在每个朝門和高坡上輪流

放哨，严密防守。

果然，第二天中午，韦文科父子和班九华就带着百多人来了。他们围住寨子，口口声声要把王老怀、王老福们一家一家的斩尽杀绝。当前的朝門口上，王老福提着一把亮晃晃的馬刀答話說：“韦文科，我爹教訓我，‘冤有头，债有主，’本来不該捉你的老婆、孩子来出气。不过你这家伙动辄就要杀人全家。那好，我也只好不同瘋狗講理了。你敢走进一步，敢放一枪，我就杀了你的老婆、孩子，再去向我爹認錯！”說着，当当一声，他手里的馬刀击在門边石礮上，翻起一道耀眼的寒光。

韦文科一下子吓成了哑吧。不一会，他就領着人馬夹起尾巴回去了。

又过了几天，韦文科派人帶了三十块錢来向王老怀求情賠罪。說以前是錯了；說今后再不敢欺負卡多的人，再不敢进卡多一步了；說送上三十块“費心錢”，“务請收下”；总之，求个寬怀大量，希望放掉他的老婆和孩子。

要按王老福和一些年青人的意見，最好是扣着那两老小来“保險”；一些好心腸的老人們，却又主張“冤家宜解不宜結”。王老怀呢，他本来就認為不該抓那与事无关的家里人，这一来，当然是一定要放了。至于說是这样就解了韦文科的“冤”，他却認為那是看錯了人：“別人嘛差不多；他韦文科哇，只要人一回去，会干得更凶更狠！不过，管他怎样，不該做的事我們还是不做！”說后他就把韦文科的老婆叫来吩咐說：“你們回去吧！你家送来的